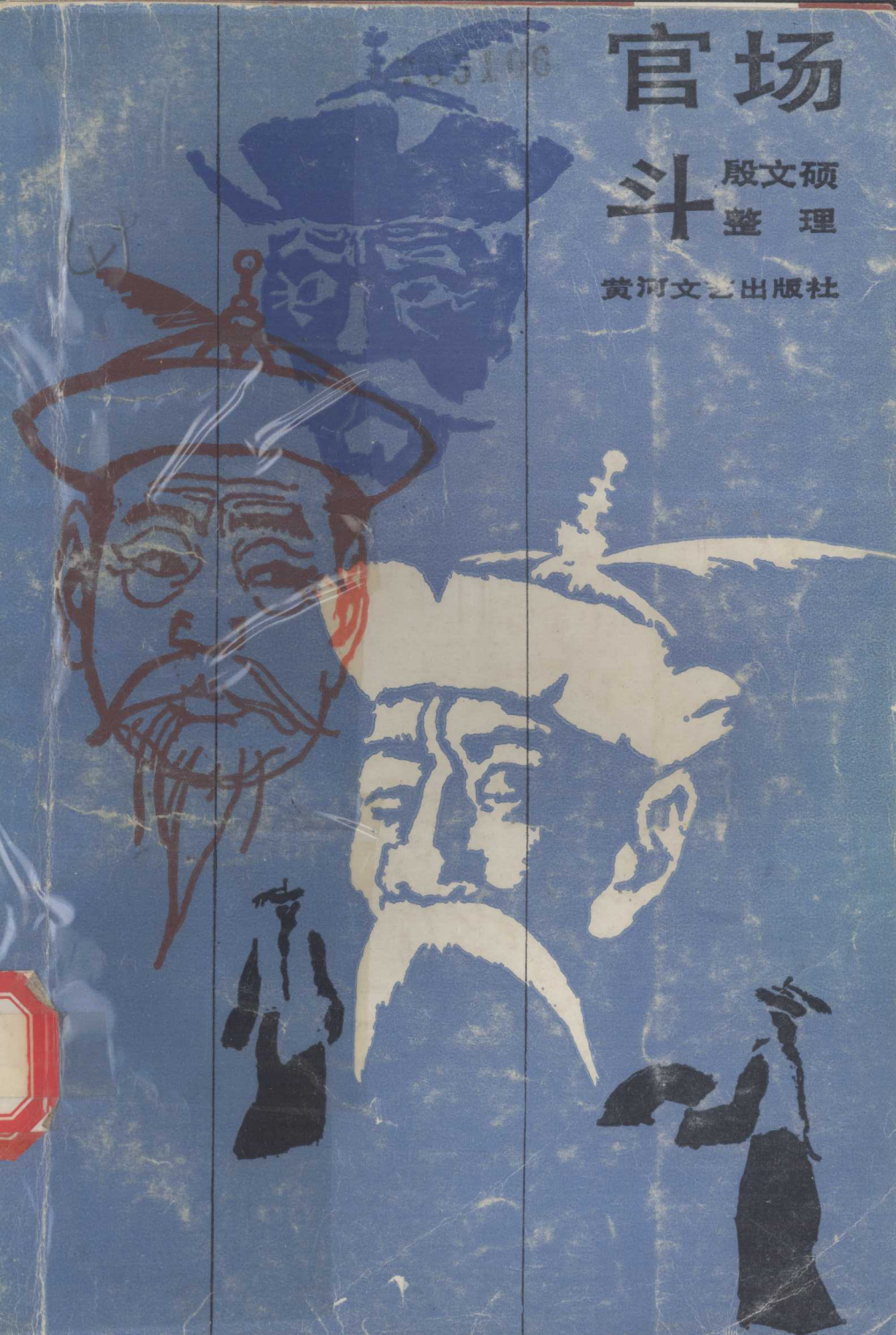


官场

斗 殷文硕
整理

黄河文艺出版社



6 官场斗
絮青题

股文硕
整理



责任编辑：任 聘

官 场 斗

殷文硕 整理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0万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200册

统一书号： 10385·43 定价2.40元

序

单口相声是在民间笑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艺术。它故事性强，情节曲折，起伏跌宕，结构严谨，擅长在合情入理的叙述中揭示矛盾，反映主题和塑造人物形象；表演时，“评”、“叙”、“学”、“噱”兼备，语言风趣，包袱含蓄，令人回味无穷。因此，它既不同于评书，又不同于由它演变而来的对口相声；是一种独具一格的艺术形式。

传统单口相声节目，可分为“大笑话”（八大棍儿）和“小笑话”（小溜肘儿）。《满汉斗》（《官场斗》）就是“八大棍儿”之一，来源于长篇竹板书《刘公案》的片段，大约成书于道光年间。前辈相声艺人朱绍文（穷不怕）常说的《乾隆爷打江南围》，即是此段的前身。清末阎德山、李德锡（万人迷），对之又有较大发展，“可连说数日”。后经张寿臣及我大哥马桂元整理修改，开始定名为《满汉斗》。传至刘宝瑞、王长友、刘奎珍、冯立樟等人，对此段也作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润色。

二 刘宝瑞的艺术特点是“评”、“叙”细密，幽默风趣，表情微妙，朴实无华，与同辈演员常宝堃、侯宝林名声并列，艺术上各有千秋。尤其在单口相声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甚为突出。

刘宝瑞的嫡传弟子殷文硕曾向其师建议此段更名为《官场

斗》，得到赞许。现秉承其师刘宝瑞的遗志，将该段整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殷文硕蒙受刘宝瑞多年教诲，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他又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虚心向名家学习，兼收并蓄，去芜存菁。从这部《官场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既保持了刘宝瑞工稳典雅，自然得体，朴实无华，幽默风趣的优良风格，又汲取了诸家之长；同时，也融入了殷文硕自己的艺术见解及艺术创造。

此整理本剔除了传统《满汉斗》里常见的一些封建迷信成份，改变了很多不合理的情节，剪掉了一些侧枝旁杈和冗词赘句，增补了很多新的内容，并力图赋予较强的人民性。我想，这也是刘宝瑞生前的一贯主张。

传统曲目的挖掘、整理，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单口相声尤其如此。这部《官场斗》的出版，对继承民间艺术遗产和对传统曲目的推陈出新，无疑都是一次促进。它既给专业和业余曲艺演员提供了优秀的演出脚本，也能使广大读者开阔欣赏阅读的范围，对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会有所裨益。在此书付印之前，写上几句，以表达我对刘宝瑞之怀念及对曲艺事业新发展的祝贺吧。

马三立

1983年8月于天津

(131)	徐勣降早 (五十)
(132)	大祥帝教 (六十)
(141)	掌书御书 (七十)
(151)	荆楚老臣 (八十)
(161)	南唐旧臣 (九十)
(171)	书家遗金 (十二)
(181)	书家遗金 (十二)
(191)	书家遗金 (十二)
(201)	书家遗金 (十二)
(211)	书家遗金 (十二)
(221)	书家遗金 (十二)
(231)	书家遗金 (十二)
(241)	书家遗金 (十二)
(251)	书家遗金 (十二)
(261)	书家遗金 (十二)
(271)	书家遗金 (十二)
(281)	书家遗金 (十二)
(291)	书家遗金 (十二)
(301)	书家遗金 (十二)
(311)	书家遗金 (十二)
(321)	书家遗金 (十二)
(331)	书家遗金 (十二)
(341)	书家遗金 (十二)
(351)	书家遗金 (十二)
(361)	书家遗金 (十二)
(371)	书家遗金 (十二)
(381)	书家遗金 (十二)
(391)	书家遗金 (十二)
(401)	书家遗金 (十二)

目 录

序	马三立 (1)
(一) 讨封罗锅	(1)
(二) 赤背下楼	(10)
(三) 巧写字帖	(19)
(四) 观风听月	(28)
(五) 当街拜客	(37)
(六) 替兵求饷	(45)
(七) 万蚁庆寿	(54)
(八) 出入生死	(63)
(九) 和坤答题	(72)
(十) 圣宴争鱼	(81)
(十一) 微服出访	(90)
(十二) 反穿朝服	(100)
(十三) 谐语贺号	(109)
(十四) 铜仙承露	(117)

(十五) 早朝撞轿	(126)
(十六) 惩治轿夫	(135)
(十七) 打赌击掌	(145)
(十八) 智参乾隆	(154)
(十九) 弘历发配	(163)
(二十) 金殿定计	(171)
(二十一) 奉旨送银	(180)
(二十二) 书房待客	(189)
(二十三) 棒打亲王	(198)
(二十四) 官复原职	(208)
(二十五) 张成装疯	(217)
(二十六) 刘墉卖枣	(226)
(二十七) 午门收捐	(235)
(二十八) 宝画医病	(243)
(二十九) 雨不进城	(253)
(三十) 罗锅交旨	(263)

后记	(271)
----------	-------

(一)

讨 封 罗 锅

君撑龙胆凤翥妃，

文握惊堂武虎威，

戒规振坛僧道律，

唤醒压方紧相随。

那位说了：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哎，就是讲解这块小木头儿的。（举起“醒木”向观众示意）您别看不起这块小木头儿。在过去，普天下一共才六块儿半。头一块儿是皇上的，叫“龙胆”；娘娘也有一块儿，叫“凤翥”；武将有一块儿，叫“虎威”；知县有一块儿，叫“惊堂”；和尚有一块儿，叫“振坛”；中药铺有一个压药方子用的长条儿木头，那算半块儿，叫“压方”；剩下就是说相声的这块儿啦。叫什么呢？叫——“穷摔”！（一拍“醒木”）

在旧社会，艺人的生活没有保障，穷困潦倒，一没辙啦，就摔这块小木头儿，来演出挣钱，养家糊口，故此叫“穷摔”。

解放后，艺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成为人民演员，这块儿小木头儿也改名儿啦，叫“醒木”。用来提醒观众注意，我往桌子上

一拍，“叭”！这么一响，就是告诉大家，我现在开始要说啦。说什么呢？单口相声无非是说点儿民间笑话儿，讲段儿历史故事。

您就拿清朝来说吧，故事就不少。清朝一共有十二个皇帝，可十三个年号，称为“十三朝”。

清代这十三朝，要论故事和笑话最多的，就属乾隆。乾隆是年号，他本人姓爱新觉罗，名叫弘历，庙号清高宗。反正，乾隆、弘历、清高宗，都是他，一档子事儿！

从清朝的“玉谍”，也就是“家谱”上来看，他父亲是雍正，母亲是玉贵妃——钮祜录氏。可据说，雍正不是乾隆的亲爸爸。他亲爸爸姓陈，是汉族人。在康熙年间坐过中堂。想当初哇，玉贵妃生了个姑娘。那年月男尊女卑呀，她怕别的妃子万一生个儿子，立为东宫太子，她不就坐偏了吗？可巧啊，陈中堂家里生了个儿子，不知怎么那么寸，跟玉贵妃生的这个姑娘，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

哎，全赶一块儿啦！

玉贵妃私下里让陈中堂把儿子抱进宫来看看，等看完了再抱出去，哎，给换啦！这就是民间传说的那个“以凤换龙”。后来，乾隆长大了，也风言风语的，听说过这档子事儿，可他本人也没较真儿。您想他本人都不较真儿；别人谁还管那个闲事儿啊！

话又说回来啦，他本人也没法较真儿。怎么？一嚷嚷出去，皇上俩爸爸。哎，那……多难听啊！一琢磨，得了，干脆我闷着吧。乾隆忍了。

有人问了，为什么就属乾隆年间的故事和笑话儿最多呢？

因为他居中。乾隆的前边儿是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六个年号；后边儿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

绪、宣统也是六个年号。他在当间儿。一般来说，当间儿的都是精华，最好。您看：吃饺子当间儿是丸儿；吃包子当间儿是馅儿；吃榛子当间儿是仁儿；吃桔子当间儿是瓣儿；吃桃子当间儿是……核！

反正大部分东西，都是当间儿的好。乾隆在清朝排列当中，可称“鼎盛时期”。他登基以后哪，手下用了两位得力的大臣。是一武一文，一满一汉。一个是满中堂、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九门提督——和坤。外号，蜡头儿！

（似听观众插话）您说什么？噢，他怎么会叫蜡头儿啊？

是这么回事。这个和坤哪，原来是御前侍卫，打“气死风灯”的。当时才十一二岁，个头儿不高，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蜡头儿。叫来叫去，哎，还真传开啦。直顶和坤都坐了中堂啦，私下里还有人管他叫蜡头儿哪！

另一位是汉中堂、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天官、左都御史——刘墉。

那位说了，刘墉的外号儿我可知道，他叫罗锅儿！

您还真说错啦。这刘墉并非罗锅儿，不是罗锅儿。要真是罗锅儿也入不了阁，当不了中堂。按清朝的制度，凡六根不全——有残疾的人，不能当官儿。刘墉什么官儿啊？当朝一品，文华殿大学士、汉中堂。能是罗锅儿吗？真要是汉中堂罗锅儿，那满中堂呢？拽胳膊，皇上没鼻子，娘娘一只眼！那就不是大清国啦，该改“残废院”啦！

刘墉他那么大的官儿，哪儿能是罗锅儿呀！

那么，为什么都管他叫刘罗锅儿呢？这里边儿有来历。是因为皇上封他为“罗锅儿”。封官儿有封罗锅儿的吗？他……这……也不是真正封的，是他跟皇上讨的。说了半天，到底是怎么

回事儿呢？因为刘墉这个人，能写会画，学问好。老臥桌子上念书写字，天长日久，哎，就有点儿水蛇腰啦。有一天哪，他上殿见皇上，往品级台前一跪，乾隆一瞧，顺嘴儿说了一句：

“刘墉，你这么一跪着，不就成了罗锅儿了吗？”

刘墉一听这话，赶紧磕头：

“谢主隆恩。”

皇上一愣：

“嗯？你谢的什么恩哪？”

“谢万岁封我为罗锅儿。”

乾隆乐了，说：

“嘻，封你罗锅儿，有什么用啊？”

“有用，臣我每年能多领两万两银子的俸禄。”

这是怎么回事呢？清代有个规矩，皇上亲口封一个字儿，每年多领一万两银子。就拿光绪年间的西太后来说吧，她每年得领十六万两的胭脂粉银。十六万两银子全买胭脂粉，还不把人埋起来啦？名叫“胭脂粉”，不一定专款专用！因为已经封她十六个字儿啦，就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一个字一万，十六个字，十六万两银子。

今天哪，刘墉谢恩，说皇上封他“罗锅”，罗锅——俩字儿。哎，每年能多领两万两银子。乾隆一听，噢，是这么回事儿啊。心说，我有钱，也犯不上这么花呀！皇上要跟他争辩：

“刘墉，朕并非封你为罗锅儿。我呀，就是这么一比方，说着玩儿哪。”

刘墉说：

“万岁，君无戏言，您说的话不能不算，如果这句不算，往

后您说的话全不算！”

皇上赶紧说：

“算，算！”

您想，皇上说了话不算，那不就反了吗！算是算了，每年得多花两万两银子。

乾隆一琢磨，我跟他还真不能随便说话，说了个“罗锅儿”，让他讨了封啦，我两万银子没啦。这钱不能这么花呀，嗯，……这么办：

“刘墉，大清国祖制所定，六根不全，相貌丑陋之士，不能为官。你既讨封为“罗锅”，罗锅儿乃属有残疾之人，朕当无法再用爱卿，你辞官回乡去吧。”

那意思是，你呀，回家抱孩子去吧。我不用你了。官儿没啦，罗锅俩字儿无形中也就取消了。哎，两万银子我也省下啦。

您瞧皇上算计的多好。

刘墉多机灵啊，一听就明白了，噢，你这是变着法儿想不花钱哪。那哪儿行啊！

这得说说：

“万岁，罗锅儿并非残疾之人……”

乾隆说：

“就算不属残疾之人，那也是相貌丑陋啊，从古至今，哪有相貌丑陋之人，有朝为大官的呢？”

刘墉说：

“那……哎，有啊。后汉三国，庞统、庞士元。生得：黑面短须，秃眉掀鼻，算是相貌丑陋吧？可官至中郎将，副军师，封关内侯。貌丑而才高，不妨封侯拜相！”

乾隆心说，嘿，他还真找着这么一位！庞统模样儿长得就是

够惨的。后来可也真作了大官儿啦……。哎，又有词儿啦：

“刘墉，庞统光有帅才呀。统兵布阵，深得六韬。却无文才呀。你看人家诸葛亮。有“前、后出师表”留传于世。你多咱见过庞统的诗词文章？象这样不全之才，不足一提。”

噢，庞统有帅才无文才。嗯……刘墉眼珠一转，有了：

“万岁，东晋陶潜，陶渊明，人称五柳先生。著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曾任参军，当过县令。够全才了吧？”

乾隆说：

“不错。”

刘墉说：

“万岁可知，陶渊明是斜眼儿。”

啊？！陶渊明是斜眼儿？皇上愣让刘墉给气乐了：

“刘墉啊，陶渊明什么时候又成斜眼儿啦？”

“万岁，他生来就是斜眼儿嘛。”

“嗯？谁说的？”

“他自己说的呀！”

乾隆心说，他自己说的？你听见了是怎么着？

“刘墉，陶渊明说自己斜眼儿，有何为证哪？”

“万岁，陶渊明有首诗，叫《咏菊》，您可曾记得？”

乾隆说：

“朕当然熟知，还经常吟颂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刘墉说：

“哎，对！就这两句，便足可证明他是斜眼儿啦。”

“怎么哪？”

“万岁您想啊，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东边儿采菊，

能看见南边儿的山，（学斜视状）这不是斜眼儿吗？”

嘿！

乾隆一听，哎，你怎么琢磨来着！

得啦，没词儿啦，只好说：

“既然陶渊明是斜眼儿，都可为官，那……你这官儿，还接着当吧。”

“臣，谢主隆恩。”

哎，刘墉这官儿保住了。官儿一保住，罗锅儿俩字儿就算占上了，两万两银子也跑不了啦。

乾隆一想，我呀，找不着碴儿，罗锅儿俩字儿去不掉，也不能让你舒坦了。我作首《罗锅儿诗》，恶心恶心你！

“刘墉啊，既然你已讨封为‘罗锅儿’，朕当就再赐你一首《罗锅儿诗》吧！”

刘墉一听，什么？罗锅儿诗？噢，你这是没辙啦，想作首歪诗气气我。来吧，还不定谁把谁气了呢！

“微臣恭候万岁作诗。”

乾隆这首“罗锅儿诗”是这么作的：

“人生残疾是前缘……”

就是说呀，人若有了残疾，那是前世注定的。

（似听观众插话）什么？这是宿命论？当然啦！您别忘了，这诗是二百多年前，封建皇帝作的。他不可能有唯物观点。如果乾隆皇上作诗全用这词儿——

“长江流水起波涛，泰山压顶不弯腰……”

哎，那……您听着就别扭啦！

“人生残疾是前缘，

口在胸膛耳垂肩，

仰面难得观日月，

侧身才可见青天。

卧似心字缺三点，

立如弯弓少一弦。

死后装殓省棺廓，

笼屉之内即长眠！”

刘墉一听，嗨！我这么大人就窝在笼屉里，合着死了都直不了腰！皇上你也太损啦！

虽说心里生气，可脸上没挂出相儿来，不动声色。

乾隆一看，哟！还真沉得住气呀。行，我再气气你。让你给对一首《罗锅儿诗》，这叫拿自己的骨头扎自己的肉。

嘿，您瞧这主意够多损！

乾隆说：

“刘墉，朕当作了一首《罗锅儿诗》，这回命你对诗一首，如何？”

刘墉明白呀，噢，你想让我自己数落我自己一顿，来顿窝心气，哪儿有那时候哇。对一首诗，非把你气了不可！

忙说：

“臣遵旨。”

刘墉这诗是这么作的：

“驼生脊峰可存粮……”

骆驼号称“沙漠之舟”，在大沙漠里走多少天，渴不死，饿不死，就因为脊背上有驼峰，那是粮、水储存的仓库。所以刘墉这头一句是：“驼生脊峰可存粮”。

“驼生脊峰可存粮，

人长驼背智谋广……”

(二)

赤 背 下 楼

刘墉讨封了“罗锅儿”，一年多领两万两银子。乾隆他是越琢磨越窝火！花俩钱儿倒没什么呀，还让刘墉给气了一通。不行，我得想主意，抓个碴儿，怎么着也得把他这“罗锅儿”俩字儿取消。就说了：

“刘墉，散朝之后，不要回府，随朕到琼岛赏景。”

琼岛是哪儿呀？就是今天的“北海公园”。那时候叫“琼岛”。您现在去北海公园，东山坡底下有块碑，上刻“琼岛春荫”四个字，哎，就是乾隆御笔写的。

乾隆琢磨了：嗯……对，我让他陪我去琼岛赏景，只要他说错了一句话，让我抓住，那就好办了。

要不怎么说“伴君如伴虎”呢。皇上没事儿老算计你，那谁受得了哇！

刘墉愿意去吗？不愿意去呀！准知道去了没好儿。可皇上让去就得去。你要说，我没工夫，我脑袋疼。哎，那哪儿成啊。不去？不去，就是抗旨不遵。不听皇上的话就得掉脑袋，那脑袋不疼，哎，该脖子疼啦！

刘墉陪着乾隆，进琼岛，从漪澜堂乘龙舟横渡太液池来到五